



玉兰花开春自来

黎杰

挺想念小区那两株玉兰树。

小区曾有两株玉兰树，枝头高过一楼窗户，但与中庭两棵硕大的黄葛树相比，就矮多了，以至于被人忽略，而在我，却挺注意它们，一直在观察和等待玉兰花开。因为，玉兰花开春自来。

隆冬时节，玉兰树枯枝瘦骨，光秃，孤立于众多矮树丛中。一翻春，玉兰树开始萌动，萌动是悄然的，不留一点痕迹。或许是一场微雨后，又或是一声惊雷后，反正，那萌动不显形，即使你坐于树下石凳，又或是徘徊曲径之中。你也感觉不到玉兰树已冒芽，那稍微突起的芽是花芽，跟树枝色一致，只比过去略粗一点，不细心观察绝对瞧不出来。接着，那浅浅的突起破出细绒毛，很细。不几天，又或是在早晨，当你散步树下，那绒毛已开始破壳，将卷曲着的花芽顶出来，花芽伸伸腰，就像刚睡醒的样子，睁开眼，伸开手臂，皱皱花瓣爆棚似的，炸了，白浸浸，那花香，如丝如缕，掺进新鲜空气，在院子里绕来绕去。

“著意闻时不肯香，香在无心处。”香是不用闻的，虽然花香成了开春空气第一鲜，只有处于无心处，才能嗅到香。俯窗前，呆望远方，一缕风过，那带有玉兰鲜香的风就冲你而来，沾了一股微露，看不见，摸不着。鲜香大概持续两周左右，才慢慢淡去。

“但有一枝堪比玉，何须九畹始征兰。”玉兰花雅名应由此来。

小区改造未完，因此少了一份柔情，玉兰树没了，让人不知小院春天应从哪朵花开始。找施工方看规划图，绿化带已没了栽种白玉兰之地，交涉，未果，权且遗憾作罢。

饭后去江边散步，行在十里步道，遇一株玉兰树，玉兰花开得恣肆，大朵大朵的，开得也高。用手机拉近，想来一张特写。此时，微风过，花枝摇曳，未聚焦，糊片。想删去，一瞧，糊得也好，白更白，花也妖，更孤绝。突然想起有人曾说，玉兰花是无情物，花叶永不见。是的，我注意到了，玉兰树枝孤零零耸立，虬劲枝条上只有花朵，不见树叶。花盛时，叶芽不会冒出，花如同人工贴上的。但我仍喜欢玉兰花，因它大气、通透，还纯洁。

过后几天，再去江边，发现玉兰花已让冒出的新叶芽顶掉，那么张狂的花瓣居然给挤落得七零八落，天女散花般落下，在树下形成一花池，这是一种残缺美呀。掏出手机，定格一张——春天是要过去的，我得在手机里存放一张春天。叶催花谢，花谢叶生，叶生果结，这是自然规律，大自然若此，尘世万事万物皆脱不开这定律，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就是这道理。花叶不相见，是一件让人痛心之事，不过，结实了，这痛，值得。

玉兰花又名望春花。真好，花一开，春就望来了。玉兰华中也有叫玉堂春的，不管哪种叫法，都与春有关，玉兰花开，春天自来。

明代沈周有诗云：翠条多力引风长，点破银花玉雪香。韵友自知人意好，隔帘轻解白霓裳。好个风日，春风吹，引风长，玉兰点破银花，玉雪般香甜。《群芳谱》中记载：“玉兰花九瓣，色白微碧，香味似兰。”白玉兰洁白无瑕，你看春天的白玉兰多风情，历代文人都喜欢：“绰约新妆玉有辉，素娥千队雪成围。”这白，也那么多情。

我还看到过春天的紫色玉兰花，紫紫的，又是另一番情趣。

清代赵执信在《大风惜玉兰》写道：池烟径柳漫黄埃，苦为辛夷醉一杯。如此高花白于雪，年年偏是斗风开。玉兰花虽不与叶同存，但玉兰树高大，斗着春风而开，便若白雪一般。

玉兰开，春天到，春绿大地，草长莺飞，高高在上的玉兰花独白于绿色中，把一个春天弄得神采奕奕，花枝招展，妩媚妖艳。

春日心语

王晓林

寒冷退去，不知不觉中，又是一番姹紫嫣红的景象。

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我回了趟老家。远离城市的喧嚣，摆脱钢筋水泥的包裹，让挤压空间的灵魂在青山绿水中得以解脱。我信步在湿润松软的田垄上寻觅春色，望望青山，看看河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身心也随之荡漾开来。

《小雅·出车》里有这样一句话：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芣祁祁。春日里，乡野在春的感召下欢实了起来，大笔一挥便有了斑斓色彩。绿色是自然的本性，不管身处何地，春天总会给人带来向往，让人在春日里遐思，看花开花落，思春去春来，人有人生，花有花世，春天的使命便是怒放和歌唱。

春天魅力无穷，有形，有色，有味，看得清，听得见，尝得到……

老家房屋旁边有两棵紧挨着的香椿树，各有盆口粗状，苍老的树干身板笔直，树皮皴裂且多疤痕。长到两米多高时，母亲就努力让它分叉，这样树形好看也便于采摘椿芽。

每年春天到了，香椿树吐出了嫩红的新芽。从香椿树上小心地采摘一支支椿芽轻轻地放进篮子里，唯恐折断椿枝、损毁芽容。此时摘下的仿佛不是椿芽，而是整个春天。后来，我到外地求学，老家的香椿树留存于记忆深处，掰椿芽、品椿香的情景，已成心中的过往，只有在梦中回味。

每年春天，怀旧思乡，思念亲人的情愫就会像香椿树一样悄然发芽，在心中弥散开来。仲春，迈着轻盈的脚步，独品春光、春花、春风、春雨，品尝春天，就是收获春天蓬勃向上的力量。

春天轻姿曼舞，势不可挡降临大地，摒弃冬天的阴霾和萧瑟，一切都焕然一新。春风在阳光下尽情领舞，舞动了一池春水，舞动了少女裙裾，舞动了蓝天白云，更舞动了小草的向往。小草以最快的速度钻出被严冬禁锢的土地，赴春天之约。紧接着，漫山遍野的花儿也争先恐后地盛开：一夜惊雷向春天集结，春天的色彩便壮大起来。

柳垂水暖。春天在白水河沿岸荡漾开来，岸

边的垂柳纤细如少女含羞。春风如慈母，用灵巧的手指把柳发梳理得迎风摇摆。柳绿了，草青了，花笑了，就连河里的野鸭也扑闪着带水的双翅，在春池里拥抱春色。小鸟栖上柳枝，在暖暖的春日里，发出清脆的鸣叫，呼朋引伴。阳光将大地照得格外明朗、妖娆。万物逢春，温泽蓬勃，春阳普照，万物披绿，生命出彩。

阳光下的清新纯净，犹如大自然沏泡的清茶，沁人心扉。伫立在老家门前的白水河岸边，放眼望去，水面上薄雾朦胧，如梦如幻。小时候，看见三三两两的打鱼人，用竹竿灵巧地撑着小木船，划至小河的开阔处，像布阵似的，迅速组合成一个大大的圆，鸬鹚倏地钻进水里，眨眼间浮出水面，衔鱼尽欢，呱呱连连，演绎着天地和谐的音乐。河水搅动了，无尽的碧波漾起阵阵涟漪，水天一色，诗意绵绵，定格在天地间。

春雨来得是那样的温柔。温柔的春雨如鼓点敲击着地面，然后便开始顽皮起来：它亲吻小草，吻润了翠柳，吻醒了树梢上的小鸟，吻惊了河水。那隔窗透出的灯光，伴随无眠的主人，欣赏着春天的乐章，何不持箫而演奏一曲天籁之音，和春雨和弦共奏。春雨散落，滋润土地。土地从梦中惊醒，等待主人春耕，收获丰盛。

时值中年的我，在春天里感怀生命的多彩勃发，春天的生命色彩明朗，人生的四季风霜雨雪。待到风和日丽，又感怀人生短暂，生命从春到冬，终其一生都在修为，起点不同，终点相同。

许多旅行，都是以春天为起点而出发，去探寻那花开花谢的自然结局。我们终是要经受季节变换的风起云涌与命运更迭。许多时候，我们总以为风景就在前方，咫尺越过，只剩过往，过往之后，美好也许就是身后经历过的一切。它与酸甜无关，与名利无关，重要的是这一路你是以怎样的心境走过。

在久违的春光里，我感觉这世界明亮了许多。就像此时此刻，脑海中天马行空，笔尖行云流水，一种淡淡的被称之为幸福的东西在我心中开始滋长，收获满满芬芳。

母亲的土药方

王斌

一个鸭梨，用水果刀削去顶部，挖个洞，倒入研细的川贝母，再盖上削去的鸭梨顶部，放入铝锅蒸熟，一味止咳平喘的良药就好了。在母亲头脑里，像这样的土偏方还有很多。而从小到大，我的很多病也是靠母亲的这些土偏方给治好的。

四五岁时，我常常在半夜三更时突然肚子痛。而且每次一痛起来就好像所有的肠子都绞起来了，经常痛得我在床上翻来滚去直叫唤。刚开始，母亲也没有办法。后来，她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一个偏方。我的肚子一痛，她就用一个装满了开水的大输液瓶用布包着在我肚子上滚来滚去，同时口中还念念有词：“肚皮痛，打鼓送。肚皮痛，打鼓送……”说来也怪，母亲滚着、念着，慢慢地，我的肚子就不再痛了。

上小学一二年级时，我的两只小腿肚子常常脚抽筋（其实就是缺钙引起的腿抽筋）。脚抽筋也非常痛，每次一发作就是好几分钟，我整条小腿全都变得僵直起来。母亲给我医治脚抽筋的偏方是钻脚肚子。每次我的脚抽筋一发作，她便把我僵硬的小腿抱在怀里，放平、打直，再用屈起来的食指关节使劲去钻我腿肚子抽筋的地方。一次又一次，母亲的额头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细小汗珠，我的腿肚子终于不再那么僵直了，由脚抽筋引起的疼痛也渐渐减轻了。

记忆中，我在上小学时，母亲有两次用土偏方给我治病的事是无法忘记的。一次是我生了重耳汗（腮腺炎）。我的左耳门上有针眼大小的洞，不但左耳门又红又肿，痒痒不止，那个小洞里还常常流出脓液来，揩了又有，揩了又有，着实让我很难受。见我成天耷拉着头，一副很难受的样子，母亲也很心焦。她多方打听，终于在距小镇不远的洪雅县罗坝镇打听到了一个偏方——用蚰蜒的涎水拌上白糖可以治好我的重耳汗。接连三个多月，每天一早起来，母亲第一件事就是把蚰蜒涎水和已经融化的白糖涂抹到我的左耳门上。就这样，我的重耳汗终于被治好了。

我长鹅蛋疮那次是在七月底，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我的屁股上突然就长了一个恶疮，又硬又红又痛，痛得我坐不能坐睡不能睡。母亲一看就说，这是鹅蛋疮，幸好是长在屁股上，要是长在其它地方就恼火了。治鹅蛋疮的土方法母亲知道，那就是敷芙蓉叶。她每天从树上打几片新鲜的芙蓉叶，因为嚼碎的芙蓉叶药效最好，就把芙蓉叶放在口中嚼碎后，用纱布绑在我的屁股上敷疮。一个星期后，脓头被拔出，我的鹅蛋疮治好了。

时光荏苒，一晃，我也人到中年了，如今回忆起母亲的这些土药方，有哪一个不是包含了深深的母爱哟！